

武林第一傻

卧龙生著
台·湾



武林第一傻

台灣・卧龍生著

(上)

黃山書社

武林第一傻

台灣·卧龍生著

(中)

黃山書社

武林第一傻

台湾·卧龙生著

(下)

黄 山 书 社

(皖)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:任耕松

封面设计:周明

武林第一傻(上、中、下)

台湾·卧龙生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番禺市官桥彩印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4 字数:492 千字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001—10000

ISBN 7—80535—968—7/I·165

全套定价:27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漆黑的夜幕下，十几条黑影，悄悄逼近镇林山庄，遂飞檐越脊，潜入内宅，刹那之间，镇林山庄被血洗了！几十具尸体横卧房院，但见一个幸存的七八岁男孩，满腔血污，艰难地向庄外爬去……他就是武林巨擘谢宾之子谢鹏飞。然而，敌手并未放过他，四处搜寻可能未杀尽的谢宾后代，当谢鹏飞险遭毒手时，被武林七大门派高手“极乐笋王”相救，并传极乐神功，使谢鹏飞成为名震江湖的少侠。谢少侠为铲除武林败类报家仇，广交天下豪士，与“五毒教”、“毒书生”等一批武林奸邪之徒展开殊死争杀，谢宾当年老友回春子，也不离谢鹏飞左右，时而相助。“千面魔女”，更是对谢少侠暗牵情丝，赤心相帮。于是，引出了一段段曲折离奇而又在情理之中的惊险感人故事。世人多变，亲朋绝义见死不救。善心不泯，穷丐有情虎口抢人；姝丽思春，择善重义觅知音。恶女胸窄，强夺人爱施毒手；素昧平生，赤心换得真情在；貌似亲朋，竟是杀人刽子手……一部《武林第一傻》，描绘多少世态相，令阅者不忍释卷。

第 一 章

月如水洗，清风徐来，月光下的田野阡陌分明，稻姿随着风儿轻轻的来回飘摇。

不远处传来阵阵沁人肺腑的稻香，使人感到一种甜润的清新。

夜深了，大地一片寂静，月光透过婆娑的树枝斑驳地投在林中的草地上。

前方浓郁的树林掩映着一座庄园，庄园里透出点稀松的灯光，宛若嵌在黑幕上的点点明珠，夜显示着山庄的宏大，当然也显示着山庄的主人绝非泛泛之辈。

一阵风吹过，每张落叶静静地飘拽着轻轻落在草地上。

风渐渐大了，愈来愈多的落叶随风而下，轻轻地飘向园里。

不对，走遍峨嵋山区也难找这么大的大树叶，更何况这十几柄落叶竟无一例外的全部飘向了庄内大院。

月明星稀，风高夜黑。此时的庄园里依然是一片沉寂。

突然，十几道轩影如鬼魅一般射向庄内亮灯处。

不一会，庄内的亮灯处便一齐熄灭了，十道鬼影复又回到庄园大门内。

其中一个高大身材的黑影忽然发出一阵大笑。

“哈哈！哈哈！”

接着一声唿哨十几道黑影几个起落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。

笑声在夜空回荡，使人觉得无比的刺耳；无比的阴森。

就像秃鹰在捕捉到猎物时所发出的鸣叫声，充满了满足感与征服感。

殊不知，这几声笑包含了几多恩怨几多恨，它无情地撕毁了一个小孩本该有的梦，使他走上了一条历尽沧桑坎坷而又充满辉煌的人生之路。

此时的庄园里，隐隐散发出阵阵的血腥味，一个小黑影往后庄门奔出，跌跌撞撞地淹没在树林深处。

不一会，又有一个黑影飞进庄园中略停留便飞出庄外，转眼已不见踪影。

庄园里又恢复了平静。

月光清澈。轻轻地笼罩着庞大的山庄。

只是空气里多了份血腥与恐怖。

庄门上方的横匾上赫然显着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“镇林山庄”。

秋夜的森林凉意犹重，能使人不禁地想起冬日的寒冷。

一个黑影在林中闪动，黑影不大，就像是林中的虫兽又像是飘闪不定的幽灵。

幽灵走出了树林来到林外的草地，它并不停留的又奔向了前方。

月光下的黑影并非幽灵，而是一个七八岁的男孩。

男孩的衣衫在奔跑中被林中的荆棘撕扯成一条条，满身上下的伤口血流涔涔，脸上的血水、汗水、泪水，交织在一起，已使人无法相认，但脸上的惊恐之色是显而易见的。

这个男孩不是别人，正是镇林山庄的庄主谢宾之子：谢鹏飞。

镇林山庄在武林中的地位并非等闲，所以江湖中人都知镇林山庄的名声。

庄主谢宾的武功，在江湖上也算是高手，他的父亲健在时更是名震武林的一代侠士，谢宾武功虽不及父辈，可也不是一般江湖中人能对付的。

但就在不久前一个黑夜，全家几十口人被一伙不名之徒戕杀，成为武林中前所未有的第一场惨绝人寰的杀戮。

此事一传出，震惊武林，江湖上一片沸腾，侠义道上的不少人士以及与谢宾相诚相知的新朋知己无不义愤填膺，深为谢宾抱不平，但不久之后便又安息宁静了。

因为事隔不久，凡是为镇林山庄血案抱不平，甚至稍有微词的人，以及谢宾的三亲六戚均无一幸免的全部惨遭杀戮，再加上这伙人个个武功不凡，杀人时一点痕迹不留，所以这件事便渐渐地江湖中被淡忘了，就连江湖中七大门派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听之任之。



谢鹏飞艰难的睁开了双眼，懒散的打了个呵气，顿觉四

肢百骸就像散了架一样，全身都感到疼痛。

他不知是被饿醒的抑或是被噩梦惊醒的，这对他来说似乎已不重要，因为自从那天起他便是在饥饿与惊恐中度过的。

脸上的污垢与血渍已遮去了他英俊的小脸，谢鹏飞抬眼看了一下自己，身上的衣衫已破不遮体，依然血流不止，对于这些他似乎已经麻木了。

他复闭上了双眼，依然躺在这小巷的巷角。

他眼前又呈现出那晚的情景；那天晚上他爹爹为远道而来的姨父姨母设宴洗尘，席间姨父拿出了两块避邪宝玉，这两块玉晶莹透亮，毫无瑕疵，色呈淡绿。更古怪的是玉内有景，每月的八月十五月圆之时，一块玉中便会呈现出一条金龙，金龙张牙舞爪栩栩如生，几似脱玉而出。另一块玉中会呈现一只火凤凰，凤凰振翅欲飞，活灵活现，煞是可爱。

这两块玉是姨父从商时，在西域一胡商手中购得，为了这两块玉，姨父几乎倾其所有。

这次来防，一是看望自小便寄养在谢家的小女玉蓉，也是自己每日相伴相处的小表妹；其二就是带着这两块玉，准备赠与自己与小表妹。

当时小表妹与自己接受了避邪宝玉，在一起互相把玩了一会，然后各自放入内袋，至酒宴散了，跟各自父母回房息寝。

回到房中不久，父亲忽然一怔，然后忙把自己推进壁墙夹层中，再后来只听到一声破门之声，接着便听到一阵毛骨悚然的大笑，一切又恢复了平静。

待自己出来时，只见父母亲均倒在血泊之中，不禁放声大哭，再到姨父的房中，只见他们一家三口均都倒在血泊之中，连七岁的小表妹也未幸免。此时他不禁大骇，吓得从庄后门夺门而逃，漫无目的的在林中乱跑，脸划破了，手脚身子划破了也全然不知，直至倒在地下。

又有风吹过，把谢鹏飞从回忆中吹醒，谢鹏飞勉强睁一下双眼，已是日当正空，日光又使他的双眼微微半闭，他努力的挪动了一下身骨，却感全身无比的酸软。

谢鹏飞轻轻叹息一声，强忍着疼痛与饥饿，坚持着向前摸索。

此时的谢鹏飞，心里已似乎滴下了点点的血，多日的颠沛流离，已使这个刚满八岁的少年懂得了许许多多，也懂得了怎样在逆境中与困苦相争，与命运相搏，更使他懂得了怎样生存。

也不知有多少次，在沿途乞讨中，在顽童的追打中，在市俗的白眼中，在别人的谩骂中，讥笑中、唾涎中，使他领略到人生的酸苦，人性的邪恶与丑陋；在慈祥的老翁的眼中、在善良的耕农的语中、在老妇的叹息声中，在路人的怜悯声中，又使他看到了人生的希望，看到了人性的好善与美好；更使他懂得了人生的可贵与美丽；这些都让这个小孩变得无比刚强！无比的坚毅！

风好像又大了些，也许是风中的酒菜之香使谢鹏飞感到了风大。

香气信乎越来越浓，饥饿又一次无情的逼向谢鹏飞。

他深深的吸了口气，努力的试着想坐起来，可是他失败了。

泪水已把他的双眼浸湿，并顺着脸颊流下，在黑污的脸颊上留下了两道洁白泪痕。

他不由的想起了父亲和母亲，似乎又回到了父母身旁，躺在娘的怀里撒娇，父亲在一旁安详的看着，脸上流露着饱含了父爱的慈祥微笑。

接着他又想起了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小表妹玉蓉，仿佛他又回到了镇林山庄的后花园，拉着玉蓉的小手一起捉着花间的蝴蝶，好像又看到了因为捉住一只花蝴蝶，玉蓉充满欢乐的笑脸和自己手舞足蹈的喜悦情景：似乎又想到了和玉蓉一起诵唱乐府民歌：

江增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

鱼戏莲叶间。

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

歌声中充满了童真与欢愉，更有一丝丝难以名状的感觉。

此时的谢鹏飞已是泣不成声，双眼迷蒙，泪水像断线的珍珠，染湿了衣襟。

他对自己已失去信心，绝望已给他的心里蒙上一层厚厚的黑云，不由的泪雨滂沱。

他的心似乎又滴下了点点鲜血！

蓦然，他的手触到了胸间的一物避邪宝玉。

脑间瞬即闪过一念：我要活着！我要活着！我要为亲人报仇！为玉蓉报仇！铲奸锄邪……

他于於站了起来！蹒跚着向巷中走去。

他的嘴角却挂上了两道血迹，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一行参差不齐的鲜红脚印！



谢鹏飞不知自己怎样到了这里的！

这是一条繁华的大街，街道两旁的商号店铺鳞次栉比。

各色的酒幌子在大街的上空飘荡，铺着青石板的街上行人如织，叫买的叫卖的不绝于耳与饭铺里飘出的酒菜饭香混合在一起，使这条熙熙攘攘的大街，显得格外热闹，更显示了这里的富庶。

就在这条街中间，矗立着一座宏伟的三层阁楼，阁楼飞檐翘角，高耸入云，阁顶琉璃金辉，阁身雕镂着错花，精美富丽，阁楼中层嵌着一块匾，上写四个苍劲古朴的金色大字“翠屏仙居”。

此居依街傍水，登临其上，临窗而坐，远眺水天一色，近观百舸争流，好一派繁忙景象！独坐小酌，雅趣无穷。

谢鹏飞站立在街旁，一阵浓浓的酒菜饭香飘向他，极度饥饿的他感到一阵昏厥。几乎被这阵香气击倒！他无力的抬眼望了一下酒楼，准备向酒楼里的食客乞讨一些残羹剩饭，聊以充饥。

突然，他的两眼放射出从未有过的光彩，兴奋之情溢认言表。

他不顾一切的向酒楼的二楼跑去。

原来，刚才的一抬眼，他看见了二楼临窗坐着一个人，这人端坐在桌旁，桌上正放着冒着热气的几盘菜，正在自斟自饮。

桌上菜还在冒着缕缕的热气，根本就没吃过。

而酒壶里的酒已快见底。

这人又端起面前酒杯，一口见底。

他的脸上已被酒气逼得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。

可是，他依然在喝着，桌上的菜也依然没动。

谢鹏飞已奔上二楼，不顾一切的向那人扑去。

奔跑中的他连哭带喊的叫了声：“杨大叔”

这人兀自一怔，见身边已多了个泪人似的，只有七八岁的男孩。

男孩衣衫襤褸，蓬头垢面，已是涕泪滂沱。

他先是一愣，脸上充满了迷惑，随即，他的脸上又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。

他平静的望了一眼谢鹏飞，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似的。

谢鹏飞已抓住了他的衣袖，见他好像没认出自己，便又摇又哭地道：“杨大叔！杨大叔！是我呀！我是鹏飞，我是飞儿呀！”这人好像还是没有认出眼前的谢鹏飞。他的脸色木然，眼光静静地扫射着面前的谢鹏飞，以及隐藏在他目光中的不安和些许的失望。尽管如此，只要细心的人，依然可以看出他的脸上那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，

与其说是失望，倒不如说是悲哀。

他脸色一怔，道：“你这孩子，认错了人吧？”谢鹏飞仰

起小脸，泪眼凝视着面前的杨大叔。

泪雾迷蒙的眼中，流露出一种无法说清的表情，好像是迷惑，又好像是怀疑；更像是解。

他感到了彻底的绝望，他的心底，升起了一丝凉意。

他感到他全身一片冰凉，就像掉进了深不可测的冰窖。

他的心似乎又在滴血！突然，身后传来了一阵“哈哈”的大笑之声，声音宏亮震人耳膜！谢鹏飞不由一怔，回头一看，身后不知何时已多了一人。

这人身材高大，两眼有神，太阳穴高高凸凹起，身上的一件青色长衫满是补丁，上面油渍成堆，隐隐还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恶臭，令人掩鼻。

他的手中却拿着一根长长的竹棒，甚是威武。

谢鹏飞看着这个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的中年乞丐，只觉得心中又多的份悲戚。

中年乞丐扫了他们一眼，笑了笑，道：“堂堂的八卦门掌门人，怎么连自己人都不认识了？”说完，双眼斜视着，满脸的不屑一顾样子。

只见那人已是满脸涨红，连脖根也红了起来，好像酒楼的酒被他一人饮完似的。

他抬眼望了一下乞丐，噤嘴地，道：“原来是丐帮段长老，失敬！失敬！”这个乞丐正是丐帮长老段青云。

他在丐帮中地位最高，除了帮主，便是他这个执法长老为尊。

谁都知道，丐帮是江湖第一大帮，段青云在丐帮武功最

好，而且刚正不阿，执事公天，说他一人之下，万人为之上，正是恰如其份。

和他答话之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八卦门掌门，杨建平。

他和镇林山庄的庄主谢宾是素有往来，他们的交情也非一般。

此次杨建平正是到镇林山庄拜访的。

可是，行到一半，他已知谢宾遭遇不测之祸。于是，便折道而回。

在酒楼上，他巧遇谢宾之子谢鹏飞。

但是，他因怕招惹麻烦，是以不愿与谢鹏飞相认，因为，与谢家有联系的人，都没有活道的可能。

只见乞丐嘴一咧，双眼鄙夷地望了望杨建平。

良久，他才慢慢道：“没想到杨掌门记性原来并不差，怎奈连故人之子却不敢相认？”说完，脸上浮现轻蔑之色。

杨建平也是一派掌门，武功也非等闲，进门来的乞丐把他一阵奚落，已有些愠怒。

他正欲开口，似待发作，忽然，旁边飘来一阵笑声：“嘿、嘻嘻、哈……？”屋中间正有两桌酒菜。

其中一桌上坐着四个年轻人，另一桌上只坐了一人。

笑声是这四个年轻人发出的。乞丐扫了几个年轻人一眼，把眼光停留在单独而坐的那人身上，脸上掠过一丝冷笑。那人身材矮小，矮得就像个孩童。

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，没有一丝一毫表情。

那死人般的脸上，却长着一对精亮的三角眼，身上却穿

着一件织花蓝底的长衫，长衫出奇的硕长与宽肥，使人觉得特别滑稽和阴森。

乞丐看着这个人，又瞟了一眼四个年轻人。

他嘴一咧道：“麒麟门掌门人赵金顺一贯阴沉，不知如何收的徒弟却个个喜欢呲牙咧嘴？”

那个矮小之人正是赵金顺，他的暗器手法号称武林一绝，人称“妙手金针”。

他的脸上依然是毫无表情，只抬眼望一眼乞丐，便又恢复原样。

忽然，一阵丝丝的金属破空之声，十几点亮光已奔向乞丐。

接着，便听到一阵丁当簌簌的声音，乞丐脚下已多了一堆暗器。

乞丐大笑道：“叫花子再穷，也不会要这些破铜烂铁”！

铁字还没有落音，一招“棒打群狗”已击向四个年轻人头顶。

四个年轻人一惊，慌乱中头一低，堪堪躲过这一击

紧接着，一招饿狗争食扫向四人肘间，一人躲闪稍慢，正击中肘间，惨叫一声，横飞而出，肘骨已断了数根。

乞丐得理不饶人，施展开这套打狗棒法，一招紧似一招，把这三人的笼罩在棒影之中。

又过了数招，三人被逼得只能后退，已无还招之力。

只听一声轻啸，乞丐身形疾转，一招“恶狗拦路”棒影乱晃，分击三人的后背，这招太快，三人已无法躲闪，只能